

又闻知了声声夏

■金伟忠

又到盛夏三伏天，无论是坐在办公室还是行走街头，总能听见知了的鸣叫声。每每此时，不由让我想起罗大佑“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”的歌声来，滚滚暑气扑面而来，这声声蝉鸣，并非源自歌词里的池塘，而是来自我记忆中故乡的榆树、柳树、杨树，高低错落的鸣响，织成一张喧闹的绿网。

知了学名叫“蝉”，我们老家方言里叫它“吱啦子”。一阵阵蝉鸣声，把儿时的夏天牢牢镌刻在心底。蝉的一生，是一场幽暗与光明的壮烈交接。其幼虫蛰居地下，在幽深泥土中默默蠕动、蓄力蛰伏，终在某个黄昏破土而出，化身为“知了猴”。

小小的知了猴摸索着爬上树干，在暗夜中挣破旧壳、蜕变新生。初生的躯体柔软稚嫩，蜷缩的翅翼却以惊人之速伸展、挺括，直至薄如轻纱。生命就此完成羽化，恰似古人笔下脱胎换骨、振翅凌云的诗意想象。待到朝阳破晓，它便带着这崭新的透明薄翼，奋力飞上高枝。从那一刻起，它便开始了这世间最执着也最短促的歌唱，竭尽肺腑之力，只为吸引无声的雌蝉前来赴约。欢愉的日子不过半月，蝉鸣便日渐微弱，断续几声“知了”过后，终归于沉寂。

一个在黑暗中蛰伏四年、光明里高歌半月的生命，就这样饮风栖露，倾尽所有绽放生命，最终悄然陨落。这般不遗余力燃烧短促的生命姿态，怎不令人肃然动容？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，其声自清越，其翼自透明，那蝉翼轻薄通透，看似脆弱，却又坚韧得仿佛能承载整个盛夏的厚重。蝉翼本身已是奇迹，竟还衍生出诸多江湖遐想，

荧幕中大名鼎鼎的武林至宝《蝉翼刀》，其轻薄锐利的特质，大约都取自这小小生灵的羽翼奇迹。

蝉声入耳，总不免勾起儿时月下搜寻“吱啦子”的记忆。夕阳隐入西山，我们一群小伙伴结队走进郊野，你攥着茶缸，我举着手电，沿着田埂坡地，逐树细细寻觅。去得早了，能看见地面小孔浮着薄土，轻轻抠开，插一根小树枝进去，屏息等候土里的知了猴沿着细枝缓缓爬出。若它赖在地下不动，我们便急不可耐挖开泥土，将其轻轻取出。

偶尔撞见刚爬到树根的知了猴，弯腰拾起的欢喜，如同捡到世间珍宝。攀在树干高处的，便蹭蹭爬上去，才能将它轻轻摘下。有时茶缸里已有了几只，新来的在狭小空间里爬行，惊扰到正在蜕变的同伴，可怜的它被卡在旧壳里，最终也未能完成羽化，无缘奔赴蓝天歌唱。

夜色渐深，树影幢幢，微光所及之处，树干上扭曲的纹路竟如暗夜中凝神的眉眼，令人心头发怵。若有胆大的伙伴同行，兴致又高，我们便抱来麦秸点燃。火焰腾起，朝着大树踮上一脚，枝叶间栖息的蝉们便惊惶四起，“知了！知了！”的叫声此起彼伏，如雨点般扑向火光，跌落在地。归家后将知了猴置于纱窗上，静静观赏它如何破壳展翼。这般鲜活的生命蜕变奇观，远比枯燥的课业习题，更深刻地镌刻进成长的年轮。

盛夏午后闷热困倦，套知了便是我们最欢喜的消遣。找根长竹竿，铁丝弯个圆圈绑紧，再将白色塑料袋缝在圈上，简易的套蝉工具便大功告成。场边那棵拴过老黄牛的榆树，向来是知了鸣唱的乐

园。记得有一次，远远便听见树上蝉鸣喧天，循声跑去，只见从上到下黑压压趴伏着十几只蝉，放声鸣唱。我们屏息蹑足靠近，举起套子猛然扣下，塑料袋里顿时五六只蝉翅翼慌乱扑腾、翻飞不止。其余知了则轰然四散飞逃，留下空枝在骄阳下静静摇曳。

四十余年岁月匆匆而过，当年知了爬过的榆、柳、白杨，早已被砍伐殆尽，或掩埋于新土，或让位给速生之林。斧斤之下，童年栖身的绿意竟如蝉翼般脆弱易碎，了无痕迹。

如今偶尔带着孩子夏夜寻蝉，一个钟头不过寻得三四只。偶见一只攀附在两米高的树干上，手电光柱里它一动不动，仿佛时光在此凝滞。我仰头望着，心头似有旧影浮动，却终究没有伸手——自己早已不复当年爬树之勇，而身旁的孩子，竟连爬树的本能也未曾练习过。夏夜无声，唯有远处断续蝉鸣，恍如隔世之音。

岁岁盛夏，蝉声如约而至。蝉于地底蛰伏四年的静默，只为换取枝头十数日倾尽全力的歌唱。这微小的生灵以生命丈量光明之珍贵，其声虽喧，其命实短，其情可悯。当我们走过蝉声如织的河岸街道，听惯了这夏日交响曲，或许更该生出几分珍重：莫让贪玩的捕网惊扰了这用漫长黑暗换来的短暂歌唱，也莫让锋利的斧斤，斩断这年年如约而至的夏之绝响。

生命正因短暂，才愈发嘹亮动人；正因热烈绽放，才足以铭记一生，让世间岁岁有暖、年年有声，永不荒芜。

（作者单位：湖北交投鄂西北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）

突如其来的夏

■卢永生

瞬间，也就是仅仅的瞬间
所有沉默，就这样借着口红的芳香
悄悄绽开，你低唇相吻的模样
正一点一滴打动这片夜色

一缕浅香
裹着满心的期待和渴望
血脉里的火焰，在熄灭之后
又倔强地燃烧，会在这
夏天的夜晚，升起又大又圆的月亮

你的一颦一笑、一举一动
应和着我兴奋的心跳
在这个属于你的季节
你的口红，同样属于我
我的血脉里，又多了一轮如太阳般的
圆润和鲜红

我把目光安放在高高的云朵之上
那双穿梭于前世今生的羽翼
还是那么温柔缱绻和好看
干涸多年的那条河，突然
就被一阵骤雨，唤醒生机
在你的唇间红痕里，才看清
你笑着和我说话的模样

这抹红，早已在我心底
潜伏了多年
岸的心跳，只因一叶帆
在缓缓驶来，迎接靠近
突如其来的夏
（作者系房县融媒体中心退休干部）

夏日街景

■高英

也围满了选购雪糕的孩童。年轻女子撑开遮阳伞，脚蹬高跟鞋，身着长纱裙，款款行走在人行道上，身姿温婉雅致，尽显东方女子独有的气韵。还有不少女孩头戴遮阳帽，上身穿露背短袖，搭配短款牛仔短裤，脚踩厚底洞洞鞋，走起路来自有一股酷酷的洒脱劲儿。

如果说这些青春美丽的女孩是城市流动的风景，那么，那些在烈日下身姿挺拔、坚守路口的交警，便是夏日街道最动人的塑像。空气中翻涌的热浪、此起彼伏的汽车鸣笛、聒噪不休的蝉鸣，都不能扰乱他的心神，左转，右转，抬手，放下，每一个标准动作，就是一道精准指令，守护人车井然有序。汗水顺着帽檐不断淌下，在黝黑的脸颊划出细密水痕，浸透警服，析出一圈圈白色盐渍。南来北往的行人车辆汇成不息长河，唯有他如礁石一般岿然不动，默默守护着小城的安宁。

正午暑气最盛之时，整座小城

宛如一座滚烫火炉。路面热浪升腾，行人走在路上，仿佛鞋底都快要被热浪烤软。不敢抬头望天，白亮亮的阳光晃人的眼，感觉一不小心眼睛就会被灼伤。卧在房檐下的大狗张开嘴巴，长长的粉色舌头耷拉在外，粗重地喘着气，疲惫的目光扫视来往的人，叫都懒得叫一声。没有一丝风，树上的叶子一动不动地牵拉着脑袋，只有知了没完没了地聒噪，大声嚷着“知——了，知——了”，这家伙说大话一点儿也不害羞，以为自己真的什么都懂吗？

狭长幽深的老巷自成天然风口。男人们搬出竹床与躺椅，只穿一条短裤，舒展地躺着酣然入眠，手中蒲扇早已滑落地面。这时的他们全然不顾什么仪表体面，凉快就是王道！

傍晚四五时许，烈日悄然隐去，厚重的乌云密布天空。不一会儿，便有雷声在空中炸响，紧接着，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倾泻而下。

起风了，树枝在风雨中摇晃不

停，好似孩童一般欢欣迎接这场及时雨。大雨滂沱，街道上的雨水肆意横流。车过处，水花如碎玉般乱溅。

半小时后，雨歇云收，碧空澄澈通透，一道绚丽的彩虹横跨天际。在水洼里蹦跳的孩子们看到彩虹尖叫起来。小区庭院草木焕然一新，池塘中荷花愈发娇妍，片片荷叶青翠莹润。淡淡的荷香在空气中浮动，让人神清气爽。池边垂柳如秀发及腰的美人，柳叶如眉，随风轻轻摇曳，婀娜多姿，妩媚动人。

躲在空调房里的居民纷纷走出家门，享受这难得的雨后清凉。他们感慨道：“今儿晚上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了。”

夜色缓缓降临，晚风清爽宜人。在这难得清凉的夏夜，街巷间必然会是另一番景致。平凡细碎的日常光景，蕴藏着小城温热绵长的人间烟火。

（作者系湖北省作协会员）

